



理直气壮维权 让商家不敢拒开发票

□李鹏

市民王女士在某服装店消费后，服务员说发票只能过两天再来取。王女士两天后去要发票时，服务员又说发票还没到，让王女士再等等。(详见本报4月15日6版)

经营者要想获利，靠的是将商品卖给消费者，从这一点来说，消费者是经营者的衣食父母。可是，当消费过后，经营者总会找千般理由来拒开发票。

商家为什么不愿向消费者提供发票呢？此种原因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偷税漏税呀、商品出了问题可以逃避责任呀……

尽管税务部门工作人员证实：每月初营业部门会到税务局足额领取当月的发票，一般不会出现发票不够用的情况。商家一旦发票不够用，可以及时向税务部门申领。商家坚持不开发票，消费者可电话举报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又有多少消费者会为了百十块钱的发票费时、耗力地去跟商家较真儿呢？

要改变这一现状，只有靠行政部门加大执法力度，拿出实际行动来。比如，强制性地每家经营单位的醒目地方，明示举报电话，一旦接到举报电话，马上出面处理；若能这样，消费者才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维权。只要敢于较真儿维权的人多了，商家必然不敢继续以各种理由不给发票了。



□戎国强

随着中考的临近，江西省遂川县部分中学开始对初三年级在校学生进行分流，考试成绩排名靠后的所谓“学困生”被提前分流到中职学校，甚至被送入当地鞋厂工读。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发现，仅黄坑中学就有60多名学生被“分流”。(详见本报15日15版)

未毕业，就“分流”，除了违反教育法，侵害了受教育者的权利，还伤害了他们的尊严，在这些才十几岁的孩子心头留下了阴影，以致有的“学困生”见了以前的同学都低着头走路。

“分流差生”，江西遂川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

是最后一个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做一个跟踪调查，“被分流”，对当事人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不是所有遭受歧视的人都会成为社会的敌人，但来自公权力的歧视，往往是催化反社会心理的第一推手。我们一面说要稳定，一面人为制造不稳定因素。当然，一个曾经“被分流”学生，如果后来成了一个罪犯，也已经好多年过去了，谁还会想到反省、追究“分流”的责任？

但这不是“分流”要考虑避免的事情。相反，更像是努力的目标。遂川县黄坑中学副校长钟文生说，分流出去的是学习成绩中等偏下一点的学生。他说：“学生成绩属于中等以上，或者说完全有希望考到普通高中，我们是不能去做他

们的思想工作(指分流)，怕耽误他的前途。”钟副校长把学生“分流”成两种，一种是不能耽误他前途的，一种是可以耽误前途的，或者说本来就没有前途可以被耽误的。

“分流”有危害，也有“好处”。黄坑中学初三年级212名学生，就分流了60名以上，占30%。如果有50人升入普通高中，“分流”能将学校初三升学率由23%提高到33%左右。

靠“分流”分出来的升学率，当然是假的，但政绩是真的；政绩又可以转化为各种荣誉与实惠，最大的实惠是晋升，至于是踩着谁上升的，就不管了。于是，人群又再次被“分流”：成功的和不成功的。



路灯“瞎”了两年，职能部门为何视而不见？

□小珩

新区太行路(淇滨大道路口至淇河桥)的路灯至少有两年没亮了，过往司机和行人感到很不便，可相关部门居然踢起“皮球”，淇滨区路灯管理有限公司和市公路管理局都说这些路灯不归他们管。(详见本报4月15日5版)

其实，早在2009年8月7日，《淇河晨报》(原《淇滨晚报》)就曾以《俩部门点不亮一盏灯》为题报道了该段路路灯不亮的问题，当时，也是这两个部门在踢皮球，没想到，这皮球踢了这么久仍未有落地，而且还不知道要接着踢多久。

据笔者了解，新区太行路(淇滨大道至淇河桥)路段路况很复杂，人流量、车流量都很大，路灯不亮，过往货车晚上经常一路打着远光灯，刺眼的光芒“袭击”着对面的车辆或行人，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。再者，黑灯瞎火的，也容易引发治安事故。附近居民对此意见很大，也多次反映，可路灯“瞎”了两年多了，相关职能部门为什么也一直“看不到”呢？

《河南省城市照明管理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包括：根据年度城市照明维护资金安排城市照明设施的运行、维护费用；受理对城市照明设施维护的投诉等。依据倒是有，可鹤壁的“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”到底是哪个部门呢？淇滨区路灯管理有限公司？听名字，它是路灯管理部门，可该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了，这些路灯的产权不属于他们，路灯的日常管理不归他们管。市公路管理局呢？工作人员也说，他们只负责路面维护，不管城市路灯。该段路的路灯原来归淇河桥收费站管理，后来淇河桥收费站撤了，现在没人管了。

行文至此，笔者有个疑惑，是否应该在每个路灯杆上标明负责单位，否则，路灯一旦出现问题，咱这些小老百姓连投诉的地方都没有。这些路灯真成了没娘的孩子了？行人、车辆来来往往，在路灯下摸黑走，这简直是在打职能部门的脸，可每个职能部门都亮得打的不是自己。路灯不亮了，还有机会点亮，要是因此失了民心便得不偿失了。



孙海潇 图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娟文 著

仇，人家笑话不笑话！”

追悼会后，众人抬着灵柩缓缓走出村外，朝淇河岸走去，那里是槐树庄人最终的归宿地，三爷的大哥、二哥都在那里等着他，一路上，风不动、树不摇，大老远就听到淇河发出的悲咽声。

三爷的墓地还是韩振淇选的址，就在公司南面二百米一片树林里。韩振淇说，希望三爷能继续陪他迎接更为艰巨的挑战。送葬人到了墓地，灵柩落入墓坑调正方位时，总管“媳妇抓土”的话音刚落，世儒媳妇走到墓坑前抓了几把土，包在孝衫中。小昌妈也紧走几步，把孝衫一脱，抓了几把土包上就走。

所有的人都哭笑不得，连她丈夫和儿子也都看不过眼了。

秃牛把哀杖一摔说：“懂点儿规矩不懂？老公公死了，还穿得大红大紫，让人看不过眼！”

大家又是一阵议论。

按习俗，只有长子媳妇才有资格抓土，回家后放在香炉里，是对故去老人的怀念；或是撒在门后，据说可以抓财辟邪，小昌妈只知道抓财，才没有怀念三爷的心思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一出公司大门，韩振淇就可以见到三爷坟头上的招魂幡随风飘舞，它像一个守望者，守望着淇河上日出日落，守望着槐树庄的朝朝夕夕。

六十四

“禽流感”的阴影逐渐散去，淇河养殖业公司又重新振作起来。深秋的一天，淇河养殖业公司办公大楼刚刚落成，一位身材苗条、衣着不俗的年青女子走进公司的大门，径直走进总经理办公室。

正在低头办公的韩振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，上前握住了那位女子的手。

来者笑着说：“哟，你可是握疼了我，师兄！”

韩振淇兴奋异常，连忙倒茶：“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？喝水。”

不速之客正是许含之。

韩振淇见她一个人过来，有些奇怪：“你自己来了？怎么没同‘狂人’一块儿？”

“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何必要拉他来？”

难道他们分手了？韩振淇赶紧改变话题说：“听许老师说，你正在读研究生？”

“是。来看看你，怎么，不欢迎？”

“不，不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你能在这里住几天？我到宾馆给你开个房间。”

“哎哟，师兄，当老板的人就是不一样啊，变大方了。搞事业不容易，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。师兄要是不嫌麻烦，就在公司里安排一间房子，我跟你公司的女同志同住，或是住你家，可以吧？”

“那不委屈你了？”

“你还记得我爹请你吃饭时，要我跟你养鸡的事吗？我很后悔当时没有跟你一块儿来创业。现在过来晚不晚？”

“不晚，不晚，求之不得。那你的研究生课程怎么办？”

“我已经改成不脱产学习了，以后要跟你同吃同住同劳动。”

一晃几天过去了，韩振淇忙完手里的活，陪许含之到淇河上玩。他俩穿过碧绿的树林，迈过软绵绵的绿草，到了水流湍急的淇河边。许含之看着这远山近水、茂盛的植被、座落在河岸上的村庄、河中隐隐约约的倒影，一下子惊呆了，说：“哟，你就是在山水画中长大的？老天咋不把我降生在这儿？多美啊！我不走了。”

韩振淇微笑着说：“不是小瞧你，你的赞美还不到位。”

“还不到位？”

“且听我慢慢道来”，韩振淇很自豪地说——

“淇河是一条诗河、文化河，又是一条爱河。太阳出来时，林中百鸟朝阳；桑林中、竹丛中，青年男女迎着太阳歌唱，孕育出一批批诗人和歌手。当年，孔子拜谒比干墓后，站在淇河岸边，眺望远处的小舟，咏唱出‘寂寂桑中，巍巍上官，悠悠淇水，相思相恋’的诗句。《诗经》305篇，诞生在淇河两岸的作品就有39篇。”

“药圣孙思邈来过，住在淇河沿岸的山洞中，熬药的火熏得山洞现在还是黑的；曹雪芹借他人之口，为大观园一景题匾曰‘淇水遗风’；《西游记》中有诗曰‘淇奥园中乐圣王，渭川千亩任分扬’；罗贯中途经这儿，相中了淇河的山水，在此写出千古不朽名著《三国演义》；《水浒传》里的诸多水泊也多受淇河美景启迪……淇河的神韵、秀美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；她的神圣、伟大吸引了一代代文学泰斗、巨匠前来朝拜观光。”

“淇河的美景使高适诗兴大发，挥笔写下三十首诗；李白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，结伴到此来找王维，为这里的风光所倾倒，李白写下‘淇水碧玉，舟车日奔冲’，杜甫写下‘淇上健儿归莫懒，城南思妇愁多梦’，王维写下‘屏居淇水上，东野旷无山’，都是千古佳句；苏轼、苏辙两兄弟常以竹自誉，驾船游淇河之后，终生不忘，留下‘唯有长身六君子，亭亭犹得似淇园’的句子；王安石也曾写下‘千枝孙峰阳，万本母淇澳’……淇河称得上三三一遗址，十里一典故，说不定咱脚下就有他们当年的足迹。”

韩振淇如数家珍，一口气讲出诸多名人轶事，如同河水中的涟漪，一圈紧套一圈。

河底的鹅卵石五彩斑斓，一群小鱼游来，许含之伸手从河底摸出一块石头说：“这块是不是雨花石？”

“不是雨花石，而是荧光石，也叫白火石。晚上拿起俩石头碰撞，会闪出一道道五彩荧光，还不烧手，比雨花石

还美呢。”

“是不是以前人们打火用的火石呀？”

“不是，那是黑火石，这河里也有，不过现在没有人捡了。淇河里的鹅卵石五颜六色，相传，女娲补天用的就是这里的石头。对了，把你的纱巾解下来抛进河里，再捞出来时里面说不定会有几条小鲫鱼呢。”

许含之说：“还是你脱了衬衣抛下去吧。”说着，她的眼神落在河中一只红顶白颈的天鹅上，她没有再说下去，解开了画夹，蹲在鹅卵石上，以膝盖做画架，笔锋运转，不多时，一幅优美的风景画跃然纸上。画上那只天鹅是那样的夺人眼目，堪称神来之笔。站在一旁的韩振淇暗暗佩服。

许含之画完最后一笔，说：“老兄，求你配首诗吧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我作诗的水平，别笑话大方了，我还是背一首高适隐居淇河时作的诗吧——

清晨泛中流，羽族满汀渚。
黄鹄何从来，昂藏寡俦侣。
飞鸣无人见，饮啄岂得所。
云汉尔固知，胡为不轻举。”

许含之还沉浸在诗情画意当中，韩振淇说：“你看可乎？”

许含之腾地蹦起来：“太好了！知我者，韩公也。”

河水静静地流着，两人顺着河岸，不觉来到了许沟村。(58)

水宜生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